

《佛在人間》

第十三章、佛教與教育

(pp.323-332)

釋開仁編 2016/3/10

壹、佛教是宗教，也是教育，重視所學的內容與師生的增上關係

(壹) 學佛者所應修學的是三學

佛教是宗教，但與一般神教，是不相同的。他不只是要你信仰，而更要你修學，所以信佛也稱為「學佛」。佛教是著重修學的，所以剎實¹的說，佛教是一種教育。

佛所教的是什麼？要我們學些什麼？最主要的是：「戒學」、「定學」、「慧學」——「三學」。佛教的「三學」，與一般所說的德育、體育、智育——「三育」²，大意相通，這是有人比對研究過的。³

(貳) 佛與信眾只是師生的關係

所以，在學佛的過程中，稱為「學人」；到了修學完成，也就是畢業了，就稱為「無學」⁴。特別是，佛被稱為「天人師」，「導師」；⁵而信佛學佛的，自稱為「佛弟子」。弟子中，有小學的「聲聞弟子」，大學的「菩薩弟子」。

依在家出家，男女等來分別，就有優婆塞等「七眾弟子」。⁶可見佛與信眾的關係，是

¹ 剎實：方言。照實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(二), p.687)

² 三育：德育、智育、體育的合稱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(一), p.170)

³ 詳參【附錄】，太虛大師有專文說明之。

⁴ 《長阿含經》卷 2 〈2 遊行經〉(大正 1, 13b10-13)：

向須陀洹、得須陀洹，向斯陀含、得斯陀含，向阿那含、得阿那含，向阿羅漢、得阿羅漢，四雙八輩，是謂如來賢聖之眾，甚可恭敬，世之福田。

⁵ (1)《大寶積經》卷 57 (大正 11, 333c20-25)：

佛言：「善哉善哉。難陀！如來所說必無差異。如來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異語者、不誑語者，欲令世間長夜安樂獲大勝利。是知道者、是識道者、是說道者、是開道者、是大導師，如來、應、正等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」

(2)《釋氏要覽》卷 2 (大正 54, 284a27-b9)：

十號：《菩薩地持經》云：如來有十種名稱功德，謂非不如說故，名(如來)得一切義無上福田。應供養故，名應(字平聲呼，謂具上三義故，若去聲呼，只有應供一義也)。如第一義開覺故，曰等正覺。止觀具足，名明行足。第一上升永不復還故，名善逝。如世界眾生界一切種煩惱及清淨，名世間解。第一調伏心巧便智，一切世間唯一丈夫，名無上士調御丈夫。四種真實智義法真實故，顯示不了義故，依一切義故，廣說斷一切疑顯示甚深清白處故，為一切法導師故，名天人師。三聚具足，一切種平等開覺，名佛。壞一切魔力，名婆伽婆。

⁶ 印順法師《佛法概論》第一章, pp.23-24：

一切佛弟子中，分為在家與出家二眾。在家眾中，男的稱為優婆塞——近事男，女的稱為優婆夷——近事女，這是親近三寶的。佛教的在家信眾，接近佛教，在思想與行動上，接受佛法的指導，照著去行，所以叫近事。出家眾中也有男女不同。男眾又分兩級：沙彌——勤策，

老師與弟子，而不是神教那樣的主人與僕人。我想，說佛教是教育，把「佛教與教育」作為論題來講，是不應該看作牽（p.324）強附會⁷的！

貳、佛教的重心，是覺化的完人教育

（壹）佛教是先覺覺後覺之「覺的教育」

從廣義來說，「世間一切微妙善語，皆是佛說」，⁸可說一切良善的知識，德性，技能，都總攝於佛的教育範圍內。如從佛陀施教的重心來說，最深徹而圓滿的佛教，應該是「覺」的教育。

佛的意義是覺者，是圓滿徹悟宇宙人生的真意義，而到達究極無上者的尊稱。佛的教育，不外乎本著自己圓滿的覺悟內容，適應眾生的根機，來教育大家，引導大家來修學，同登正覺成佛的地步。所以佛教是先覺覺後覺的覺的教育。

如隨俗而用一般的術語來說，那可說，佛教是最圓滿的完人教育。太虛大師說：「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；人成佛即成，是名真現實」。⁹成佛就是人格的究竟完成，虛大師是這樣明確的表達了佛教的真意義！

（貳）佛是我們學習的最高典範

一、學佛就是向佛學習

學佛，是向佛學習。佛是我們的最高典範，信解了究竟圓滿的佛德，才能以佛為師而常隨佛學。

二、佛的功德

（一）古德

說到佛德，古來有「大雄大力大慈悲」¹⁰；「智德恩德斷德」¹¹等種種說明。

是青年而沒有履行完全律制的，可說是預科；比丘——乞士，是以佛為模範，而學佛所學，行佛所行的。女眾卻分為三級：在預修的沙彌尼——勤策女，正式的比丘尼——乞女之間，有式叉摩那尼——正學女，這是為了特殊情形而制定的兩年特訓。其中，沙彌是隸屬於比丘的，沙彌尼與式叉摩那尼是屬於比丘尼的。這男眾女眾的「二部僧」，雖然男女各別組織，但在思想上與精神上，比丘僧是住持佛法的中心。綜合這七眾弟子，成為整個的佛教信眾。

⁷ 牽強附會：生拉硬扯，把不相關或關係不大的事物湊合在一起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269）

⁸ (1)《增支部經典（第8卷）》卷8（N23, 18a1-2 // PTS.A.4.164）：

任何善說之語，皆是世尊阿羅漢正等覺之語。

(2)《大智度論》卷2〈1序品〉（大正25, 66b6-20）：

復次，如《釋提桓因得道經》，佛告憍尸迦：「世間真實善語、微妙好語，皆出我法中。」如讚佛偈中說：「諸世善語，皆出佛法，善說無失，無過佛語。餘處雖有，善無過語，一切皆是，佛法之餘。……」

另參考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9（大正8, 285c）。

(3)《成實論》卷1〈6三善品〉（大正32, 243c2-5）：

是法根本，皆從佛出。是諸聲聞及天神等，皆傳佛語。如比[毘]尼中說：佛法名佛所說，弟子所說，變化所說，諸天所說。取要言之，一切世間所有善語，皆是佛說。

⁹ 《太虛大師全書第二十編 詩存》，p.258：

仰止唯佛陀，完就在人格，人成佛即成，是名真現實。

¹⁰ 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卷3（大正19, 119b18-20）：

大雄大力大慈悲，希更審除微細惑，令我早登無上覺，於十方界坐道場，舜若多性可銷亡，

(二) 近代的太虛大師

太虛大師總攝為「大悲大智大雄力」¹²，極為精確！分別的來說：

1、大智慧

一、「大智慧」：佛的智慧（大覺），圓滿通達「如所有性」（不二的平等空性）（p.325），「盡所有性」（無限的緣起事相），是窮理盡事的大智。¹³在佛的大智中，含得人生真義的覺悟，與宇宙事理的覺了。不離人生覺證而窮盡一切，所以不同於一般的智識。

2、大慈悲

二、「大慈悲」：佛的慈悲，是平等愛護一切，給予離苦得樂，捨妄契真，轉染成淨的利益。在眾生愚蒙顛倒，障礙自己而還不能受度時，佛也從來不捨棄一人。只要一有可度的因緣，終於會受佛的教化而上進的。所以，佛的悲濟是平等的——「等視眾生猶如一子」¹⁴；永恆的——「盡未來際利樂眾生」¹⁵；徹底的，不像神教那樣，神是博愛的，又包藏著極端的殘酷因素。

3、大雄力

三、「大雄力」：大雄是印度宗教共通的最高理想，而唯佛能圓滿的體現。因為佛的大智，大悲，窮深極廣，才能顯現為大雄力，如說佛有「十力」、「四無所畏」等。¹⁶

燦迦囉心無動轉。

¹¹ 《阿毘達磨順正理論》卷1（大正29，329a15-25）：

世尊智斷二德皆具足故，自利圓滿。恩德備故，利他圓滿。所以者何？一切種冥皆永滅故，智德圓滿。諸境界冥亦永滅故，斷德圓滿。授正教手拔眾生出生死泥故，恩德圓滿。聲聞、獨覺，雖破諸冥，而猶未能滅一切種，故不成就一切種智，未得所有無知差別，不行智故，意樂隨眠智等闕故，不能如理濟拔有情，自利利他德未滿故，雖有聖德而不名師。唯佛世尊二德圓滿，無倒濟拔一切有情，成就希奇廣大名稱，位居尊極，獨號大師。

¹² 《太虛大師全書 第二十編 詩存》，p.258：「大悲大智大雄力，南無佛陀耶！」

¹³ 印順法師《學佛三要》，p.172：

諸法究竟實相，本來平等，無二無別，不可安立，不可思議，但依眾生從修學到證入的過程說，其所觀所通達的法，總是分為二：一是如所有性，二是盡所有性。如所有性是一切諸法平等普遍的空性，或稱寂滅性、不生不滅性；盡所有性即盡法界一切緣起因果、依正事相的無限差別性。由此說菩薩的智慧，便有般若（慧）與漚和（方便）之二種。

¹⁴ 《大方便佛報恩經》卷7〈9 親近品〉：「等視眾生，猶如一子」（大正3，165b5）

¹⁵ (1) 《稱讚大乘功德經》卷1（大正17，911c28-29）：

此乘利樂一切有情盡未來際，故曰大乘。

(2)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537〈31 宣化品〉（大正7，760c10-13）：

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不動勝義而行菩薩摩訶薩行，成熟有情、嚴淨佛土，能疾證得一切智智，盡未來際利樂有情。

¹⁶ (1)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50〈37 如來出現品〉（大正10，265a17-23）：

十力大雄最無上，譬如虛空無等等，境界廣大不可量，功德第一超世間。十力功德無邊量，心意思量所不及，人中師子一法門，眾生億劫莫能知。十方國土碎為塵，或有算計知其數；如來一毛功德量，千萬億劫無能說。

(2) 《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》卷9〈10 般若波羅蜜多品〉（大正8，910b17-21）：

爾時，慈氏菩薩聞是般若波羅蜜多，歡喜踊躍，以偈讚曰：「大雄世尊智無量，十力無畏真解脫，神通廣大無邊際，一切無能測量者。」

(3) 《增壹阿含·1經》卷2〈3 廣演品〉（大正2，554a23-24）：

(三) 導師的看法

1、從佛的教法、證法來說

從佛的教法、證法來說：

佛的大覺與斷惑清淨，佛說的聖道與障道法，佛是圓滿覺證，而又毫無猶豫的宣說出來。由於四無所畏¹⁷（四種絕對自信），所以佛被稱為「人中師子」¹⁸，形容佛的說法為「師子吼」¹⁹。又如佛的身、口、意三業，無論獨處或在大眾中，都不會再有過失，所以也不用藏護（顧慮可能錯誤，而注意自己，糾(p.326)正自己），叫「三不護」²⁰。

如來體者，金剛所成，十力具足，四無所畏，在眾勇健。

(4)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2〈4 往生品〉(大正8, 228a17-22)：

佛告舍利弗：「有菩薩摩訶薩求佛道，心次第入如金剛三昧，得一切種智，爾時成就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無闇智、十八不共法、大慈大悲。是菩薩摩訶薩用一切種智，一切法中無法不見、無法不聞、無法不知、無法不識。」

¹⁷《大智度論》卷25〈1 序品〉(大正25, 241b24-c20)：

四無所畏者。

佛作誠言：「我是一切正智人。」若有沙門、婆羅門，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若復餘眾，如實言：「是法不知。」「乃至不見是微畏相；以是故，我得安隱，得無所畏，安住聖主處，如牛王，在大眾中師子吼，能轉梵輪；諸沙門、婆羅門，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若復餘眾，實不能轉。」一無畏也。

佛作誠言：「我一切漏盡。」若有沙門、婆羅門，若天，若魔、若梵、若復餘眾，如實言：「是漏不盡。」「乃至不見是微畏相；以是故，我得安隱，得無所畏，安住聖主處，如牛王，在大眾中師子吼，能轉梵輪；諸沙門、婆羅門，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若復餘眾，實不能轉。」二無畏也。

佛作誠言：「我說障法。」若有沙門、婆羅門，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若復餘眾，如實言：「受是障法，不障道。」「乃至不見是微畏相，以是故，我得安隱，得無所畏，安住聖主處，如牛王，在大眾中師子吼，能轉梵輪；諸沙門、婆羅門，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若復餘眾，實不能轉。」三無畏也。

佛作誠言：「我所說聖道，能出世間，隨是道，能盡諸苦。」若有沙門、婆羅門，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若復餘眾，如實言：「行是道，不能出世間，不能盡苦。」「乃至不見是微畏相；以是故，我得安隱，得無所畏，安住聖主處，如牛王，在大眾中師子吼，能轉梵輪；諸沙門、婆羅門，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若復餘眾，實不能轉。」四無畏也。

¹⁸《雜阿含經》卷48(1289經)(大正2, 355a27-29)：

第一天神說偈嘆言：沙門瞿曇，人中師子，身遭苦痛，堪忍自安，正智正念，無所退減。

¹⁹《中阿含經》卷34〈1 大品〉〈137 世間經〉(大正1, 645b23-25)：

如來在眾有所講說，謂師子吼，一切世間，天及魔、梵、沙門、梵志，從人至天，如來是梵有，如來至冷有，無煩亦無熱，真諦不虛有。

²⁰《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》卷6〈8 如來無過功德品〉(大正9, 347b25-c14)：

王言：「大師！何者如來三不護業？」

答言：「大王！一者、身業不護；二者、口業不護；三者、意業不護。」

王言：「大師！云何身業不護？」

答言：「大王！沙門瞿曇身行清淨。沙門瞿曇無有諸行不清淨者，是故沙門瞿曇不作心念：『我身業不清淨，恐畏他知，作心防護。』何以故？沙門瞿曇無有身行不清淨故，是名第一身業不護。」

王言：「大師！云何口業不護？」

答言：「大王！沙門瞿曇口業清淨。沙門瞿曇無有口業不清淨者，是故沙門瞿曇不作心念：『我

這種盡善盡美的絕對自信，是什麼也不能再動搖的。

2、從佛的慈悲利濟來說

從佛的慈悲利濟來說：佛有十力，能摧破一切魔邪障礙，完成利濟眾生的大業。佛陀的無量悲願，無限精進，都是大雄的表現。

3、小結

總之，佛的功德是無量而不能盡說的，簡持亥²¹攝，不出於此。

如與世間法比對來說，大智慧是最真實的知識；大慈悲是最圓正的道德；大雄力是最偉大的能力。也可說，這是究竟圓滿的知識、感情與意志。

當然，在佛的功德中，這是即三即一而無礙的。不過從這三方面去說明，容易正確了解佛德的全貌。

(參) 學佛是由人到成佛的完人教育

一、概述要義

我不止說過一次了：學佛就是向這樣的圓滿佛德去修學。學習佛的三德，就是大乘學要的三金剛句——信願，慈悲，智慧。²²而這三者，又實在就是依據人性本有的三種特勝——「憶念勝」，「梵行勝」，「堅忍勝」，而使之淨化、進化。

二、略為解說

這不妨再為略說：

(一) 人的憶念勝，應淨化為智慧

口業不清淨，恐畏他知，作心防護。』何以故？沙門瞿曇無有口業不清淨故，是名第二口業不護。」

王言：「大師！云何意業不護？」

答言：「大王！沙門瞿曇意業清淨。沙門瞿曇無有意業不清淨者，是故沙門瞿曇不作心念：『我意業不清淨，恐畏他知，作心防護。』何以故？沙門瞿曇無有意業不清淨故，是名第三意業不護。大王當知！沙門瞿曇畢竟成就三不護業，是故我言無有過失。」

²¹ 賾〔《彙》〕：1.完備，齊全。2.概括，包括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(十), p.208)

²² 印順法師《我之宗教觀》，pp.72-74：

大乘與大學相近，也有三綱領，稱為三金剛句。如《大般若經》說：「一切智智（大菩提的別名）相應作意，大悲為上首，無所得為方便」。聖龍樹的《寶鬘論》也說：「不動菩提心，堅固如山王；遍際大悲心；不著二邊慧」。這三者，就是菩提願，大悲心，無我（空）慧。以此三心而修，一切都是大乘法，如離了這三者，那所學所行的，不是小乘，就是世間法了。

一、菩提是無上菩提（佛果）。以佛為模範，發願希欲成就佛一樣的菩提，廣度一切眾生，名為發菩提心，也叫願菩提心。這與自立立人，欲明德於天下的願欲相近。

二、大悲心是利他拔苦的惻隱心。成佛要從大悲心行中來，所以在修身歷程中，不但要自心清淨，也要利益眾生，使眾生的身心清淨，這近於大學的親民了。約政治說：是親民，是促進人民進步，和平安樂。約德化說：是新民，就是使人心向上向光明，人格健全，身心淨化。

三、無我慧，就是體達性空的般若。想自利利人，本是人人共有的德性。但人人有我見，不離自私，一切從自我中心出發。有了我見，不但擴展私欲，易於作惡；就是行善，也不徹底。

一般的善心善行，都不是至善。唯有無我慧，才會徹明真理，能徹底的利他。無我慧是佛法特有的至善，為一切出世法的根源。

一、人性是有憶念的特勝（這是最主要的，在梵語中，「人²³」是依此意而立名），即人從經驗憶持，而能進展到高尚豐富的知識。但人的知識，含有與生俱來的執見，及從社會師友，或自己推尋得來的謬誤。所以人的知（p.327）識，固然有益於人類，而邪惡謬誤的思想，也不斷的引導我們（個人或社會）落入惡化腐化²⁴的深淵。這要修學大乘的正智、深智來徹底淨化一番，學成如實的知見才好。

（二）人的梵行勝，應淨化為慈悲

二、人性的梵行（是清淨行的意思）勝，即能克制私欲。或控制肉體的情欲，或犧牲私我的利益，而有淨心利他的道德。可是人智淺薄，習俗愚迷，世間也有低級的，甚至似是而非的偽道德。這應學習慈悲，唯有無私無蔽²⁵，與樂拔苦的慈悲心行，才有完善的道德可說。

（三）人的堅忍勝，應淨化為信願

三、人性有堅忍強毅的特勝，不但忍受艱苦，百折不回²⁶，而且能有「為萬世開太平」²⁷的闊大精神。可是，如被應用於思想僻謬²⁸，行動錯誤，這一堅忍的毅力，也就成為招引人類苦難的原因了。如學習大乘信願——發菩提心，為佛道，為眾生而確立無窮盡的大信願。那麼，依信而起願欲，依願欲而起精進，即為自覺覺他大力量的根源。

三、結說

所以學佛不是別的，只是依於人性的三特勝，修學佛法的三要門，完成佛陀的三德。佛即人性的淨化，進展到究竟無上的地步。

這一由人到佛的完人教育，儒者也略有發明²⁹。如中庸的三達德——智、仁、勇，即合於佛說人性的三特勝。³⁰而修學的三要門，也近於大學（p.328）的三綱。³¹但次第

²³ 末那沙：梵語 manusya，意為人類，由語根 man（思考）的意思引申而來。

²⁴ 腐化：3.借喻思想蛻化變質和生活墮落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1067）

²⁵ 蔽：11.屏障；障礙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539）

²⁶ 百折不回：同“百折不撓”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219）

²⁷ 黃橫渠曾提出著名的「橫渠四句」，認為讀書人要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。」（《宋元學案·橫渠學案上》）

²⁸ 僻謬：乖僻荒謬，違背正理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1707）

²⁹ 發明：5.闡述；闡發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540）

³⁰ 印順法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，pp.274-275：

這（大乘）三心是大乘的通行，正與儒者的三達德——智、仁、勇一樣。這本是人類的特勝：憶念勝，梵行勝，堅忍勝；也就是理智的，情感的，意志的特勝。重於人乘正行的儒者，也就揭示了人乘通德的智、仁、勇。大乘法，本是著重依人乘而直入佛道的，所以也就揭示了：究竟無上的志願——菩提心；普遍平等的同情——慈悲；徹法源底的智慧——空慧，為大乘行必備的通德。因此，大乘法行，就是使人類特勝的德性淨化（俗稱昇華），使他融和進展而到達完成。成佛時，菩提心成法身德，慈悲心成解脫德，法空慧成般若德。如來的三德秘藏，不是別的，只是人生德行的最高完成。大乘的真義，與帶有隱遁傾向的小乘行，帶有神秘氣息的天乘行，是不大相同的。大乘的真義，實是人生的趣向於究竟，『即人成佛』的法門。

³¹ 印順法師《我之宗教觀》，pp.69-71：

儒者的大學之道，有三綱領（宗要）：「在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」。這三要，可以作多

升進，淨化覺化的全部學程，唯有在佛法中，才有明確精嚴的說明。

參、方法是實踐教育

（壹）佛教的教育，著重於自覺與實踐

這種覺化的完人教育，自覺覺他，就是教育自己，又教育別人。自教與教人，都不是空虛的知識傳授，而是著重於自覺的，實踐的。教育或者說學習，如作為無關於自己身心的淨化，而僅是學一些知識，或者技能來維持生活，滿足物欲的享受，那實在是不成其為教育的。這點，佛教與儒家，都是同一看法。佛教的第一義，是覺悟人生的真意義，使自己從隨波逐浪的迷妄中覺醒過來。唯有自覺，才會源泉渾渾³²，流露無盡的悲願，勇於向上的精進。

（貳）實踐又必然是以知為先要

一、重於實踐的佛教教育

以自覺為重心的佛教，又是實踐的。如教育而離開了實踐，就與佛教的精神不合。所以「義學」（教理的研究，著述）雖是佛教的一大科，但偏重義學或專作學問的研究，在佛教中是不能受到特別尊重的。

二、知與行，實是修行的項目

拿知與行來說吧，佛教是從實踐的立場，來確定知的地位。如修行的八聖道，首先是屬知的正見與正思惟，這是看作修行的項目，而不是修行（道）以外的。佛法的一貫學程，是以知導行，（p.329）又以行致知³⁴。依知而行，如眼目明見，才能舉步前進。而依行致知，如向前走去，才會發現與看清前面的事象。知才能行，行才能知。越知越行，越行越知；在這樣的學程中，達到徹底的正知，與如實的修行。如佛被稱為「明行足³⁵」，即是到達了知與行的究竟圓滿。

種解說，但應特別注意那三個「在」字。在，指出大學的宗要所在，更一層層的推究到下手處。在明明德，就是下文的明明德於天下；大學是政治學，這是大學的最高理想所在。但怎樣才能明明德於天下？這就在乎親民了。親民，就是「安人」，「安百姓」；「親親而仁民」；「以親九族，平章百姓，協和萬邦」。怎樣才能親民呢？這就不能不歸到自己，在乎知道止於至善了。止是安住不移。「於止，知其所止」，就是安住於應住的境地。這個應止的至善，分別來說，是仁、義、禮、智等；總相的說，是良知。所以止於至善，就是致知。心住於善，使善心擴充而到達究極，就是致知功夫。致知的本義，應該是住心於道德意識的自覺，而引使擴充。這到下面再說。程、朱著重了人人以修身為本的大學，所以撇開政治理想，以明明德為顯發己心的明德；然後推己及人叫新民；而後自明與新他，達到至善的地步。這也許是可以這樣解說的，以明明德為先，止於至善為後（這是受了禪宗影響的新說）。但探求大學的本義，必須注意「在」字，一定要著落到知止於至善為下手處，才能與下文相呼應。

³² 渾渾：2.廣大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1517）

³³ 一貫：4.連貫；相聯。5.從不改變；一向如此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1）

³⁴ 致知：儒家哲學用語。語出《禮記·大學》：“致知在格物。”歷代儒家學者對此有不同解釋。漢 鄭玄 認為“致知”是使人“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”；宋 朱熹 認為“致，推極也；知，猶識也。推極吾之知識，欲其所知無不盡也”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792）

³⁵ (1)《大智度論》卷 10〈1 序品〉(大正 25, 133a16-17)：

得微妙三明，清淨行亦具，是故號世尊，鞞闍遮羅那。

(2)《大智度論》卷 21〈1 序品〉(大正 25, 219b18-23)：

是正遍智慧，不從無因而得，亦不從無緣得；是中依智慧、持戒具足故，得正遍智慧。智

三、小結

佛的教育，以實踐為本，而實踐又必然是以知為先要的。佛弟子應站穩這一立場，去求得世出世間的智慧。

肆、佛學的教化傳習科目有五明

(壹) 語言文字是師資接受的主要工具

雖然說，佛教重於實踐，不僅是空虛的知識傳授；但在佛學的教化傳習方面，還是不離語言文字的，因為這是師資接受的主要工具。

(貳) 大乘佛弟子應修學的五類學術——五明

一、五明之意義

不離語文的學問，從前彌勒菩薩，曾總括應該修學的說：「菩薩求法，應於五明處求」。

³⁶五明，就是大乘佛弟子應該修學的五類學術。五明是：

- 一、聲明：是語言文字學，包括有語言、訓詁³⁷、文法、音韻³⁸（也通於音樂）等。
- 二、因明：因是原因，理由，這是依已知而求未知，察事辯理的學問。在語言方面，是辯論術；在思想方面，是理則³⁹學——邏輯⁴⁰。
- 三、醫方明：這是醫、藥、生理、優生⁴¹等學問。
- 四、工巧明：這是基於數學，所有的物理科學，以及實用的工作技巧。
- 五、內明：上四種為共（外）(p.330)世間的；佛的教育，是在這共世間學的四明上，進修不共的佛學，所以叫內明。這是佛所宣說的法毘奈耶⁴²，也可說純粹佛學。

慧名菩薩從初發意乃至金剛三昧相應智慧；持戒名菩薩從初發意乃至金剛三昧身業、口業清淨隨意行已——是故名「鞞闍遮羅那三般那（vidyā明，carana行，sampanna具足）」。

³⁶《菩薩地持經》卷3〈8 力種性品〉(大正30, 904c9-10)：

為教眾生種種事業故，如是菩薩求五明處。

³⁷ 訓詁：對字句（主要是對古書字句）作解釋。亦指對古書字句所作的解釋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47）

³⁸ 音韻：2.抑揚頓挫的和諧聲音。5.漢字字音中聲母、韻母、聲調三要素的總稱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二），p.653）

³⁹ 理則：1.即邏輯。孫中山《建國方略·以作文為證》：“然則邏輯究為何物？當譯以何名而後妥……吾以為當譯之為‘理則’者也。”孫中山《建國方略·以作文為證》：“學者之對於理則之學，則大都如陶淵明之讀書，不求甚解而已。”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四），p.568）

⁴⁰ 邏輯：1.思維的規律。2.客觀的規律性。4.指邏輯學。王力《龍蟲並雕齋文集·邏輯和語言》：“邏輯是關於思維的形式和規律的科學。”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1302）

⁴¹ 印順法師《佛在人間》，p.170：

這樣，要求世界（天下）太平，必得從國治，從家齊，尤其要從每人自己的「修身」做起。這猶如要求國族的興盛，非注意國民的優生，國民的道德與健康等不可。

⁴² 印順法師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p.116-117：

說到律，梵語 vinaya，音譯為毘奈耶，毘尼；義譯為律，調伏。經律中常見法與律並舉，如「法律」；「法毘奈耶」；「是法是毘尼，非法非毘尼」等。法與律的對舉，起初是與「法義」並舉一樣，表示法與法的效用。正法的現見，是如實知而得解脫的；由法而得這樣的義利，所以稱為義。同樣的，法——聖道的修證，一定是離罪惡，離顛倒，離縛著而身心調伏的，所以稱為毘尼。我曾比喻為：法如光明的顯發，毘尼如陰暗的消除：法與毘尼，是同一內容

二、辨析五明和自覺覺他的關係

(一) 聲明與因明

聲明與因明，為自覺覺他的必備學問。聲明是語文學，而因明是思辨的方法。沒有這二種學問，總不免思想混亂，是非不明。不但缺乏教人的能力，就是自以為然的，也未必就是正確的。在西藏，初學佛法，都從聲明、因明入手，因為這是理解聖教的必備工具。我覺得，中國佛教的衰落，至少與聲明、因明的忽略有關。

(二) 醫方明與工巧明

醫方明，是能除身心苦痛而得安樂的；工巧明是利用厚生⁴³，增進人類物質幸福的。佛教的救濟世間，那裡局限於口頭宣傳！醫方與工巧，正是菩薩利益眾生的實際學問。善財童子參訪的大善知識中，就有數學家，建築師，醫生，製香師。如大論師龍樹菩薩，就是優越的製香師與煉金師（化學）。在他指導下所建的寺院與洞窟，真是鬼斧神工⁴⁴，被稱為印度佛教的第一建築。

三、結說

這可見佛教的教育，不只是因果、空有、心性，而是五明：正像孔子一樣，不只是侈談⁴⁵性理⁴⁶，而是以六藝⁴⁷教人。不過從來的佛弟子，多少受到小乘思想的熏染，總以為前四是世間法，內明才是出世佛法。不知在大乘佛（p.331）學中，即世間而出世，世與出世無礙，聲明、因明等，是共世間的出世學，真俗融通，為佛教教育的一科。

伍、從事教育事業

(壹) 佛教的教育活動

一、承先啟後

佛教的重心，是覺化的完人教育；方法是實踐教育；傳習的科目是五明：這都已在上面概略的說到。

二、正明佛教的教育，應包括一切世出世間的善法

(一) 一般教育文化的活動

現在，再從從事教育事業來說：佛教的說法，開示以及著作；或者佛教的文藝、音樂；經典的蒐⁴⁸藏、流通、翻譯，這都是教育文化的活動。但作為佛教的教育活動，

的兩面。但在僧伽的發展中，和樂清淨，為僧伽的特質。在僧伽中，無論是個人的身心活動，或是僧伽的自他相處，如有不和樂清淨的，就與法不相順而有礙於法的進修。反之，如消除不和樂清淨的因素，自能「法隨法行」而向於正法。這樣，犯罪而行懺悔，奉行僧伽的規制，就稱為毘尼，與法有同等的重要性。

⁴³ 厚生：1.使人民生活充裕。2.謂重視養生以保長壽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921）

⁴⁴ 鬼斧神工：形容技能精巧，非人工所能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二），p.443）

⁴⁵ 侈談：1.大談；縱論。2.指廣泛談論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1344）

⁴⁶ 性理：1.謂生命之原理、規律。3.人性與天理。指 宋 儒性理之學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476）

⁴⁷ 六藝：1.古代教育學生的六種科目。《周禮·地官·大司徒》：“三曰六藝：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。”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：“孔子以詩書禮樂教，弟子蓋三千焉，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。”三國吳韋曜《博奕論》：“伎非六藝，用非經國，立身者不階其術，徵選者不由其道。”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24）

⁴⁸ 蒯〔ムヌ〕：4.聚集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475）

是不應該局限於此的。

(二) 佛所說的法施，應包括一切世出世間的善法

在經中，佛陀不斷的讚歎「法施」。法是真理、德行、良善的學說，以及禮俗⁴⁹。換言之，法是合法（合理性）的一切世出世間善法。佛弟子修學此法，又與人為善而宣揚此法，就是法施。

法施可分為二類：

- 一、「出世法施」，如內明的弘揚傳授；
- 二、「世間法施」，如聲明、因明等的教授。

世間法施，就是世間的一般教育。從前，維摩詰長者，「入諸學塾⁵⁰，誘發童蒙」，⁵¹便是大乘學者從事一般教育的實例。這不應看作純世間的，在大乘的真俗無礙中，這是大乘的共世間學，為大乘法的一分，為導入大乘的基礎。所以，從事這一般的教育事業，不應看作適應時代，附屬於佛教的，(p.332)而應作為佛教自身的重要內容而努力！

(貳) 佛教教育工作者應具有的根本精神

佛稱這些為「法施」，是最有意義！因為布施是有功德的，努力於世出世法的教化，無論是個人或教團，都是有功德的。但真正的如法布施，是出於與人同樂，為人拔苦的同情，這是無條件的施與，而不是為了果報，或者為了現生的功利。所以從事世出世法的教育，不但不應為自身的名聞利養著想，也不應為教團的擴張著想。為了正法，

⁴⁹ 禮俗：禮儀與習俗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(七), p.958)

⁵⁰ 學塾：私塾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(四), p.241)

⁵¹ 塾〔戸ㄨˊ〕：3.舊時私人設立的進行教學的地方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(二), p.1190)

51 (1) 羅什譯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1〈2 方便品〉(大正14, 539a8-b9)：

爾時毘耶離大城中有長者，名維摩詰，已曾供養無量諸佛，深植善本，得無生忍；辯才無礙，遊戲神通，逮諸總持；獲無所畏，降魔勞怨；入深法門，善於智度，通達方便，大願成就；明了眾生心之所趣，又能分別諸根利鈍，久於佛道，心已純淑，決定大乘；諸有所作，能善思量；住佛威儀，心大如海，諸佛咨嗟！弟子、釋、梵、世主所敬。欲度人故，以善方便，居毘耶離；資財無量，攝諸貧民；奉戒清淨，攝諸毀禁；以忍調行，攝諸恚怒；以大精進，攝諸懈怠；一心禪寂，攝諸亂意；以決定慧，攝諸無智；雖為白衣，奉持沙門清淨律行；雖處居家，不著三界；示有妻子，常修梵行；現有眷屬，常樂遠離；雖服寶飾，而以相好嚴身；雖復飲食，而以禪悅為味；若至博奕戲處，輒以度人；受諸異道，不毀正信；雖明世典，常樂佛法；一切見敬，為供養中最；執持正法，攝諸長幼；一切治生諧偶，雖獲俗利，不以喜悅；遊諸四衢，饒益眾生；入治政法，救護一切；入講論處，導以大乘；入諸學堂，誘開童蒙；入諸婬舍，示欲之過；入諸酒肆，能立其志；若在長者，長者中尊，為說勝法；若在居士，居士中尊，斷其貪著；若在刹利，刹利中尊，教以忍辱；若在婆羅門，婆羅門中尊，除其我慢；若在大臣，大臣中尊，教以正法；若在王子，王子中尊，示以忠孝；若在內官，內官中尊，化政宮女；若在庶民，庶民中尊，令興福力；若在梵天，梵天中尊，誨以勝慧；若在帝釋，帝釋中尊，示現無常；若在護世，護世中尊，護諸眾生。長者維摩詰，以如是等無量方便饒益眾生。

(2) 另參：支謙譯《佛說維摩詰經》卷1〈2 善權品〉(大正14, 520c24-521a24)，玄奘譯《說無垢稱經》卷1〈2 顯不思議方便善巧品〉(大正14, 560b6-c14)。

為了利益人類，而發心勇進的做去。這才是佛教的教育，佛教教育工作者的精神。

【附錄】

〈三增上學與三育〉

《太虛大師全書 第十三編 真現實論宗用論》(pp.1443-1449)
——二十八年十二月在仰光華僑中學講——

壹、引言

貴校是在全緬華僑所辦學校中的最高學府，校舍寬敞，設備齊全，學生眾多，固在各校董擔任經費之充足，亦由校長及教師職員認真辦理之所致。今天得來貴校參觀，並與各位相敘談，非常的愉快！但我除了佛學之外，沒有研究過其他的學問，所以今天只好從佛學的平常戒、定、慧三增上學，與學校的智、德、體三育來談談，因此或可得到此類發明之益處。佛法中的戒、定、慧三學，亦名三增上學，以戒、定、慧為從凡入聖的階梯，由此三學，使我們能增進上昇，提高人格，將我們達到非常人的聖賢地位。

貳、正說

(壹) 戒增上學與德育

一、戒增上學與德育

三學中第一是戒增上學，這與學校的德育，同是生起長成道德的教育。已有道德的人，由德育可以增長，未有道德的人，可以生起道德來。故與佛法中戒的意義很相符合。這可分四種講：

第一、難捨能捨：

此即是犧牲，為趨向遠大高尚的事業，如犧牲享受，犧牲嗜好，將平常的事犧牲，方可以希望成就非常的事。故在戒行中，第一、就是能捨。此犧牲是要難捨的能捨，如習慣上私人逸樂，在平時是不易捨的，因為要與大眾謀利益，就能把個人的安樂等都捨去。佛法為僧受戒須先出家，將父母妻兒家業田產等，在平時不易犧牲的，實踐學戒增上學時即都能捨去。

第二、難止能止：

平常所謂食色性也，自然而發生的貪欲等，在平常的人是不易停止的；隨著本能俗習以行動，遂不能有更進一步之超越習俗，改進本能的勝行。而戒增上學則便在能止息此種難止之染習。

第三、難忍能忍：

所謂「小不忍則亂大謀」，對於平常如身上的勞倦，心上的憂悶，以及其他種種不能忍受的困難，都要能忍受。從前曾國藩講過一句話：「凡事都有難處，打得過即是好漢」。所謂「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」，在平常難忍受的困難都能忍受，則心常安定，不為事變傾動。

第四、難行能行：

戒學中最重要的是難行能行，如捨身取義，殺生成仁，蹈湯赴火，勇往直前的

勇猛精進，都是這種難行能行的精神表現。上述戒增上學之所實習的，也就是發育長成道德的德育。

(貳) 定增上學與體育

二、定增上學與體育

佛教中的定，在梵文所謂三摩地、或心增上學，即是心專住一境，保持平正不偏不倚，這就是定增上學的意義。若是修得適宜，其功用與身體的健康上和發育上利益很大。這亦有四種：

第一、修習定學，須先調食、調身、調睡：飲食有節制，食不可多食，亦不可過少，多食則易生病。而要於生理、心理都能調合適宜，如素食、或不可過午，都是通常的衛生，很有利益的。並須把睡眠調好，因為睡眠要有一定的限制，睡眠時間不可太多或太少，這樣纔可使身體得到合法的休養並調理。使身體的行、住、坐、臥都有儀軌，就可達到通常體育的衛生。

第二、調身、調息、調心的特殊衛生：此指坐禪時端身正坐，以及調息都是使身息很適當的保持平均的態度。至最安適時，似乎身息都溶化了。在平常人，心靜的時候就會惛沉，動的時候就會浮躁，如猿猴一樣不能止息。若我們能從調身、調息、調心而達到意止心靜，成功一種特殊的心境，則全體清明；由心理影響到生理，身心得輕安妙樂，成為一種特殊的體育。

第三、中國平常所傳的國術，有所謂少林派、武當派，都說是達摩所傳下來的。這種古傳的體育，有所謂內外功，如八段錦、太極拳等，有病可以治病，無病可以增加體力。這種運動都是與修定有關聯的；定使氣息流通全身血脈，將病等除去，使精神充實起來。西藏密宗的氣功，也是定增上學中的特殊體育。

第四、離欲、離蓋的心靈修煉：深一層的講，心靈祇可把七情、六欲及所有的煩惱等，從心的根源上除去了，成為純粹精明。沒有煩擾惱害等習氣，所謂離五欲：如眼貪見色等，使心分散流動，如燈光為風吹動則光明不大，心亦如此，由情欲等將其分散而不明靜，要藉定力將其凝集，成為離欲清淨的心靈。復次，由定的力，使我們內心變化，所有的貪欲、憎恚等蓋覆心靈而破壞寂靜的，都要除去，乃安如泰山，無有動搖。否則，精神恍惚，什末⁵²事都不能作。故須離去五欲、五蓋，而煥發精神到全身。所謂「誠於中，形於外」，此皆是定的功用。

(參) 慧增上學與智育

三、慧增上學與智育

佛法中的慧增上學，第一、就是聞所成慧，由多聞博學所成。如學校上課，聽講演以及到圖書館閱書等，此是依前人的教化而承受過來的。

第二、是思所成慧，不但承受前人的，更能從自見聞上、思考上，把心的力量發揮出來，將身外天地人物乃至萬有，都依耳目心思能力觀察思維，凡接觸到的均能發揮成系統思想。如此所成之慧，即思所成慧。

⁵² 什麼：亦作“什末”。同“甚麼”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(一), p.1101)

至於從古今的道理，抉擇到成為信仰，向身心體驗修習，得成決定明見，此即修所成慧。

聞所成慧是學問，思所成慧是思想，修所成慧是體驗實證到的。此與學校的智育，完全相符。不過、佛法專在佛法上修習、體驗，與普通不同。

(肆) 三育即包括群育

四、三育即包括群育

我說三育即包括群育，是因為有人在三育之外另立群育的緣故。其實，群育就包括在智、德、體三育之中，佛法的三學也是如此。如佛法中出家人所過的僧團生活，同受戒，同學佛法，乃至同衣食，同言動，這豈不是群育嗎？何況大乘佛法中，所謂饒益有情戒，專以作利益眾生的事業為必守之戒條，所謂「菩薩不捨眾生，常行化導眾生」。又如各種運動的競賽等，有共同遵守的規則；現代提倡的童子軍及國際運動大會等，都認為是世界人類最好的聯合。在中國修習禪定的大叢林，坐則同坐，走則同走，一切的行動，均是合群的動作。由能修定有群眾共同的訓練，實為良好的群育。

(伍) 辨悟他與五明成佛

五、辨悟他與五明成佛

由自悟而悟他，佛法中有四無礙辯：所謂法無礙辯，義無礙辯，詞無礙辯，樂說無礙辯。因為這四無礙辯詞，都是依邏輯方法的。要觀在何群眾，乃作何說法。今貴校都是智識份子，所以講比較精粹的道理；由自己覺悟，使他人亦同得覺悟，都是需要到群眾中的。在大乘佛法中，謂菩薩於佛果菩提當於何求？當於五明處求。五明就是：聲明、因明、工巧明、醫藥明、內明；等於現在的社會科學、自然科學和哲學。要成滿菩提佛果，就是要從不離群眾學術中尋求。

參、結語

概括起來說：教育不出智、德、體三育，佛法亦不出戒、定、慧三學；如此，佛法就是教育的三育，三育的育教也可通於佛法，故特將此意提出，供各位的參考！

(葦舫記)(見海刊二十五卷七八期合刊)